



牧师的黑面纱

—— 霍桑短篇小说选

[美] 霍桑 著

黄晚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014234616

I712.44

107

牧师的黑面纱

——霍桑短篇小说选

[美] 霍桑 著

黄晚 译



I 712.44
107



北航

C1714944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牧师的黑面纱——霍桑短篇小说选/[美]霍桑著;黄晚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1

ISBN 978-7-309-09991-1

I. 牧… II. ①霍…②黄… III. 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3803 号

牧师的黑面纱——霍桑短篇小说选

[美]霍桑著 黄晚译

责任编辑/孙晶 毛蒙莎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625 字数 101 千

201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991-1/I·789

定价: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夕阳西下，一个无名青年从索科山谷来到这里；
夜幕降临，他对你们敞开心扉；
太阳升起，他走过诺基山谷，从此永不再见。

牧师的黑面纱

看得见风景的新译本

世界短篇小说大师作品选(文库本)出版说明

独特的翻译塑造作品，塑造译者，也塑造读者。

就像——林少华以优美的中文让读者一直以来爱着一个并不存在的村上春树；潘帕半路出家，从《芒果街上的小屋》辗转到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举重若轻，如鱼得水。要说全然忠实和“准确”，他们全都不算，起码，林少华背叛了村上原文中的那一部分粗俗；潘帕压根没有经过专业的翻译训练。然而他们的译本有个性、有生命，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心。董桥先生说，高等译手是“跟原文平起平坐，谈情说爱，毫无顾忌”。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世界短篇小说大师作品选，本着“年轻人译、年轻人读”的全新宗旨，邀请一批年轻译者，以他们对作品的理解、对作者语言风格的揣摩，用生

动而具时代感、准确而更符合年轻人阅读习惯的中文译出，望在林林总总已出版的世界经典短篇小说选中为年轻读者提供阅读经典的全新体验。本套文库本第一辑精选爱伦·坡、马克·吐温、莫泊桑、王尔德、契诃夫、欧·亨利、杰克·伦敦、芥川龙之介、菲茨杰拉德等短篇小说大师的名篇，于2011年出版之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此次推出第二辑，精选了海明威、霍桑、狄更斯、毕尔·都德五位名家的短篇作品。之后，还有可能推出第三辑。

也许这套文库本的翻译还无法达到“人约黄昏后”的境界而仅止于“人在屋檐下”，但每一个译本都倾注了译者的热情，渗透了译者的个性。一种令人怦然心动的翻译，不仅仅在于译文谨小慎微的准确性和精确度，更在于它是否同时塑造了作品、译者和读者。

但愿这套短篇小说文库本能带给读者亲切感和阅读价值，也让读者见到与众不同的风光。

001 威克菲尔德

015 一位志存高远的来客

028 美的艺术家

065 德朗的木雕

084 牧师的黑面纱——一则寓言

105 小伙子古德曼·布朗

125 拉帕其尼的女儿

170 胎记

196 大卫·斯旺

威克菲尔德

我记起某份旧报刊上关于一个男人的故事，据说是真事——我们姑且叫他威克菲尔德——他抛弃妻子，离家很长一段时间。排除现实的特定情境笼统地说来，这类事儿并不十分罕见，也称不上多么粗鄙或疯狂。不过，尽管此事远达不到最为严重的地步，却大概是婚姻案件中最为离奇的，甚至可能作为一件非同寻常的异事在人类奇闻录上留下一笔。这对夫妇住在伦敦，那个佯装远行的丈夫其实就租住在自家邻街。在那里，妻子和朋友们打听不到他的消息，他也不用生活在为这种自我放逐寻找理由的阴影之下，这样一住便是二十年。在此

期间，他每天都眺望着自己的家，还时常遥看着绝望无助的威克菲尔德太太。在他幸福婚姻如此巨大的空档期之后——那时人们认定他已亡故，他的财产也被分割，名字被人淡忘，他妻子对于自己的中年寡居生涯也早已听天由命——某天夜晚他静静地走进家门，仿佛才离开了一天，并从此变成一个贴心的伴侣，与妻子度过余生。

这是我所记得的全部故事梗概。不过，尽管这是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离奇事件，我认为还是可以引起许多人的感同身受。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没有人觉得自己会犯下如此愚蠢的错误，却认为也许别人会这么做。我个人的观点是，这类事件时常发生，每每令人惊讶不已，但我又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也完全能揣想出那个男主角的个性。当某件事情如此强烈地冲击了你的大脑，我们总是会花时间去思考它。读者可以选择独自沉思，不过如果你们愿意跟随我漫步威克菲尔德二十年来的奇异旅程，我也热烈欢迎。相信那其中一定充满精神的内涵与寓意，即便还没被我们发现，它们也已经浓缩成了最后这句话：想法总有其影响力，而出人意料的事件总包含着深意。

威克菲尔德是哪类人？我们可以在脑海中自由勾勒

出他的形象，并冠上他的名字。他正值盛年，对婚姻的感觉从不炽热，而趋于一种冷静的惯性情感。在所有的丈夫中，他大概是最忠诚的，因为某种惰性使得他不论身处何处都心无波澜。他很聪明，却不灵活，他让自己深陷在冗长懒散的思绪里，这种思绪漫无目的，也不想达到什么目的，他的想法很难用语言捕捉。从某种意义上说，威克菲尔德不具有想象的天分。他怀着一颗冷漠，却不邪恶涣散的心，从不被狂乱的想法冲昏头脑，也不会被创造力搅得一团糊涂，谁能想到我们这位朋友会成为那种古怪行为的始作俑者！要是问他的熟人，整个伦敦谁最有可能今天无所事事，明天却以为自己做完了许多事，他们一定会想到威克菲尔德。只有他心爱的妻子会对此存有疑义。她虽然没有分析过他的个性，却已对那平静表面下的自私自利有所觉察，这种自私植根于他那并不灵光的头脑。她还觉察到他身上最令人不舒服之处是一种古怪的虚荣；此外，他还带有一种狡黠的性情，他倒不用这种狡黠做什么大事，而只是用来保守些微不足道的小秘密，简直令人懒得揭穿；最后，这个好男人身上还有某种东西，有时她称之为陌生感。不过这最后一点令人捉摸不定，也可能并不存在。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威克菲尔德与他妻子辞行的场

景。那是一个灰蒙蒙的十月的傍晚。他身着一件土褐色大衣，帽子上盖着油布，脚蹬长筒靴，一手拿把雨伞，另一手提个小旅行箱。在此之前他告诉威克菲尔德太太他要搭乘夜班马车到乡下去。她很想问他要走多远，去办什么事，大概何时回家，不过，既然他爱故弄玄虚的喜好无伤大雅，她也就作罢，只向他投去了询问的一瞥。他告诉她，别对他搭乘返程马车回家抱有太大希望，如果他在外逗留三四天也别惊慌；不过，无论如何他都会赶在星期五回家吃晚饭的。想来威克菲尔德自己也不知道将会面临什么。他伸出手，她也伸出手，例行公事地行着告别之吻，结婚十年来都是如此；然后，人到中年的威克菲尔德先生出发了，下定决心离家一周，让他的贤妻惶惑不安。家门在他身后关上，她见他又猛地把门推开一道，透过门缝她看到丈夫的表情，他在对她微笑，那笑容很快又消失了。当下，她并没有把这小小的举动放在心上。但是，很久以后，当她守寡的岁月远远长于她为人妻的日子时，那个笑容又浮现在她眼前，在她回忆威克菲尔德的面容时不断闪现。许多次，她在冥想中为当初的那个笑容添上了许多幻象，导致那微笑变得诡异而可怕，例如，她想象他躺在棺材里，那个临别时的表情凝固在他苍白的脸上；或者她梦到他在天堂，他那被上帝祝福的灵魂仍旧带着

静谧又狡黠的笑容。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当其他所有人都接受了他已死去的事实时，她依然不时地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个寡妇。

不过我们关心的是那个丈夫。在他泯然众人，消失在伦敦的茫茫人海之前，我们得赶紧上街跟着他，否则再想找到他可就麻烦了。让我们紧随他的脚步。拐过几个弯再往返走了几段冤枉路之后，我们发现他站在了一所小公寓的火炉边，这所公寓是他事先订好的。这就是他旅程的终点，就在自家相邻的街道上。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一路上竟然没被人察觉——事后回想起来，他才记起自己那会儿一度被人群堵住，曝光在路灯下；而且周围纷乱的脚步声中，似乎有一个脚步一直尾随着他；然后，他听到远方传来呼喊声，他觉得那是在叫他的名字。一定有那么些好事者一直关注着他，还向他妻子报告整个事情的经过。可怜的威克菲尔德！你还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自己是多么地微不足道。除了我以外，没有任何人尾随你。乖乖地上床吧，傻瓜；如果你够聪明，第二天就该回到贤惠的威克菲尔德太太身边，把真相告诉她。别自己乱跑，即使是短短的一个星期也不行，别离开她那忠贞的怀抱。如果她觉得你死了，或者失踪了，或者长久地离开了她，即便那种感觉只有一小会儿，你也将痛

苦地发觉你忠诚的妻子从此以后不再一样了。在人与人的情感之间制造裂痕是很危险的，并不是说这个裂痕有多深，或将持续多久——而是它将会迅速地愈合！

睡觉时间到了，威克菲尔德爬上床，开始了第一夜的独眠。他张开胳膊躺在这张空阔的大床上，觉得特别不习惯，他几乎要为自己的恶作剧（或者不管被称为什么）后悔了。“不，”他拢了拢被子想道，“我再也不要一个人睡了。”

第二天清晨他起得比平时都早，开始思考自己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他的思维方式是如此地散漫悠闲，以至于他在走出这特殊的一步时虽然很想有个目的，却实在无法搞清楚自己的意图。这个计划如此地含糊，加之他为了实现它而头脑发热的劲头，这些都和一个意志薄弱者的特征相差无几。威克菲尔德仔细理清思路，然而，他越想尽可能地详尽，却越发现自己关心的其实是家里的状况——他那模范的妻子该如何承受一个星期的独居生活，简言之，就是那个曾以他为中心的家庭氛围，在他离开之后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整件事情的深处，隐藏着一种病态的虚荣。可是，该如何收场呢？显然不能一直幽闭在这个舒适的小出租屋里，尽管他就在自家的邻街入眠和醒来，但他相当于已经出国了，好比马车载着

他飞奔了一整夜。他应该再度露面吗，整个计划充斥着他的脑海。他可怜的思绪被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困住了。最后，他终于冒险走了出去，下了几分决心，要穿过街头，匆匆地瞥一眼那被他遗弃的家。习惯使然——他就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他不知不觉地被习惯牵引着，走到了自家门前。就在这关键的时刻，他被自己上台阶的脚步声惊醒了。威克菲尔德！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就在那一瞬间，他的命运改变了。他没有想到，从他倒退的第一步开始，厄运就已经降临。他飞快地逃走，一种先前没有察觉到的激动使他喘不过气来，跑到老远的拐角处都不敢回头。没有人发现他，这可能吗？难道全家人——得体的威克菲尔德太太、机灵的女仆，还有那不爱干净的小男仆——不会走遍伦敦的大街小巷，高声呼唤，寻找他们那个逃跑的一家之主？幸亏逃得快！他鼓足勇气停下脚步，朝家望去，但他感到那栋熟悉的建筑已经变了，这种感觉使他有些恍惚。当我们在阔别多年后，再度看到那些曾经熟悉的山川、湖泊或艺术作品时也会有同样的感受。一般情况下，现实与回忆相比总是不够完美，二者之间的对比导致了那种难以名状的印象。对威克菲尔德而言，仅仅一个晚上的魔力就造成了类似的变化，因为，在那段短暂的时间内，他的精神上已经发生

了巨大的转变。但对他自己而言，这是个秘密。逃离现场之前，他远远地瞥见了妻子，她正走过窗口，面向街头。这个狡黠的笨蛋撒腿就跑，生怕她会在茫茫人海中一眼将他认出来。当他发觉自己已回到住处的炉火边时，心情才愉悦起来，可还是有些头晕目眩。

这段漫长的奇异之旅的开端，我们就介绍到这里。这个个性散漫的男人将最初的想法付诸实践之后，所有事情便步入正轨了。我们可以想象，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买了一顶浅红色的假发，还从一个犹太人的旧衣袋里选购了各式服装，一改往日棕褐色的着装风格。大功告成，威克菲尔德已经改头换面，全新的生活方式建立起来了。现在要他回到过去的生活状态，简直和他当初把自己推入这前所未有的境地一样困难。另外，郁郁寡欢使他变得顽固，偶尔会发起脾气来，他认为现在这种状况是威克菲尔德太太造成的，因为她使他觉得生活不美满。不把她吓到半死决不回去。有两三次她就从他视线中走过，脚步越来越沉重，脸色越来越苍白，双眉愈发深锁。在失踪后的第三个星期，他观察到房子里不祥的征兆：家中来了个药剂师。第二天，门环被布裹了起来。傍晚时分，家门口来了一辆医生的马车，车上下来一位戴着假发、表情凝重的医生，进去十五分钟就出来了，搞不

好是出来叫人们准备后事。可怜的女人！她会死吗？此时，威克菲尔德由于某种感觉而动了情，可他还是不愿意回到妻子的病榻旁，他自我辩护道，在这种紧要关头不该去打扰她。他也不清楚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原因阻止自己回到妻子身边。经过几个星期，她逐渐康复，危险期终于过去了。她也许悲伤难抑，却总算平静下来了，他立刻回来也好，永不回来也罢，再也不为他牵肠挂肚了。这个念头在威克菲尔德脑海中隐约闪过，使他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在他现在租住的房子和先前的家之间横亘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不过是在邻街嘛！”他有时想道。傻瓜！这是另一个世界。事到如今，他一天天地推迟回家的日子；从那以后，原本确切的日期变得摇摆不定。明天不行——下周吧——反正快了。可怜的家伙！就连那些往生之人探访他们尘世之家的次数，都快要赶上自我放逐的威克菲尔德了。

要是我可以洋洋洒洒写部对开本，而不是这短短的几十页文章就好了！我大概会举例说明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是多么有力地影响了我们的所有行为，并将行为的后果编织成一块必然如是的坚韧织物。威克菲尔德真是走火入魔了。有十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只好听任他在自家房子外转悠，却从未踏进家门一步。他依然忠于妻子，